陕西工人报

王宪伶

我和徐炳山不能说是很要好，也不能说是不要好。他爱下象棋，是我们厂的棋坛盟主，我也有棋瘾。水平不如他，但他不费劲也赢不了我。除下棋外我们没有其它来往。他从未到过我家，下棋总是我登他的门。他是单身。在单身宿舍下棋，自然比在家里方便。

突然有很长时间没见他。向他们宿舍的吴胖子打听他的去向，说是得了什么病，职工医院治不了，转到西安某大医院去了。我没怎么在意。职工医院设备齐全，白大褂成群，但向来是遇感冒以上的病就往外推。

过了大约有一个月吧，他回来了。下班时在路上碰到他，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头一眼看上去就觉得他脸色和过去大不一样，干巴巴的，涂了一层碘酒似地发黄，毛孔也格外显眼。

"吃完饭来杀两盘吧，"他乐呵呵地说，"让我拿你开开心。"

"不是你拿我开心，而是我拿你解闷。"

"臭棋！我让你一匹马。"

"我把老将都让给你。"

棋瘾于是大发。匆匆吃了下午饭就跑到他们宿舍。

"来送死啦？我恭候多时了。"

他迅速拿出棋盒，把帆布棋盘铺在地上，我们就开始走棋。由于双方都弯腰向下，头挨得很近，彼此可以嗅到对方的鼻息。他每走完一步让我不能不认真思索一番的棋，就微微抬起头，咳咳地干咳几声，也不侧过脸去，任凭一股带有浓烈口腔异味的浊气扑向我的鼻孔。他咳嗽时，我屏住气强忍着，碍于面子也不好说什么。其间，吴胖子进出多次，但不到我们这边来。他是三流棋手，一流棋迷。过去我们对弈时，他总是凑到跟前，不辞辛劳地看到底。这次不知为何不来观战。

我输得很惨，于是连着几天在晚饭后找徐炳山讨还血债。有天下午我照例到了他们宿舍。徐炳山不在，吴胖子坐在床沿上洗脚。

"又来下棋。"他说，"你真是要棋不要命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"他有肝炎。"

我诧然："没听他说呀。"

"他对谁都不说。怪就怪在这一点。他从西安回来，谁问他得了啥病，他说本以为有病，到大医院一检查，啥病都没有。其实这是骗人。我舅妈就在他看病的那个医院，他能瞒得了我？"

"传染么？"

"传染。"

"那可不大妙哇。"

我眼前顿时浮现出徐炳山的碘酒色的脸，仿佛有一股浊气冲进鼻子，喉咙里翻了一下。

"这人有点不够意思。"吴胖子言下颇为忿忿，"按说你得了传染病，应当格外注意不要给别人传染上了。他可好，我的饭盒脸盆毛巾他照样用，甚至比以前还爱用。说他吧，咱拉不下这个脸；不说吧，小命有危险。"

"可能他是为了不让你知道他有肝炎吧。"

"不象。我观察过，他好象是故意要用我的东西。我真不理解他为啥要这样。这几天我正找房子，一找到就搬走。我也劝你以后不要和他下棋了。"

这种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决定从此不再和徐炳山下棋。

隔日下午，徐炳山到我家来了，这我没料到。我急忙请他坐在沙发上，冲了两杯茶，一杯请他喝，一杯陪他喝。我们正聊着闲话，小曹在楼道上叫我，我便出去了。门没有关紧，我站的地方恰好可以从合页与门框之间的缝隙中看到徐炳山，他却看不到我。

他木然地坐着，脸上罩满阴郁。刚才我在屋里时他的神情还是愉悦的，泰然自若的。迟疑了片刻，他端起茶杯呷了呷，瞟了一眼门，屏气听听动静，突然以一个极快的动作把我们两人的杯子交换了位置。他把我的杯子举到眼前，凝视着，脸上慢慢浮起一种复杂的我实在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笑意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？我活不旺你们谁也甭想好，临死也得抓垫背的，捞着几个算几个。

我毛骨悚然，好象有一股阴冷的风从背后吹过。除了肝病以外，他还有一种更严重的"病"。

这之后半个多月，徐炳山又走了。临行前对我说他是遵医嘱到西安那家医院复查，不日便回。

"你好好背棋谱。"他笑着说，"不要等我回来了，又推你三个光头。"

他没有能回来。两个多月后，那家医院为他开了一次太平间的后门。

（题图插图 孟德润）

# 编辑记事

晓满

三月前，诗歌编辑出省学习，我奉命代为值班。某日晨，有人踢门而入，问："谁管诗歌？我叫非非，诗人，送一首诗歌给你们。"

视其人，身高不足一米六十，爆炸式蓬松发，有小胡子两撇。上身着灰色中式棉袄，前襟上散着点点星星墨迹，袖口处磨出些黑亮的光泽，一条大拉毛围巾"五四"式前后搭挂。下身为铁青鸭绒紧身裤，裤腿塞在一双高统黑漆塑料皮靴中。

我叫他留下诗稿来以供选择，他说："我写诗已三年多，专研究现代派诗歌，积稿两抽屉，从未寄出。因为我一不图稿费，二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现代派诗歌是什么？深奥啊！依我看，就是……"接着大谈了一小时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方法。

下面是他留下的诗：

**诗DE魂**

非非

√穹苍
软件
沸腾
毕
加索
和
比目鱼
？
！
。
，
风
烧焦
蒙娜丽莎的
G
OO
D
BY

我不懂诗歌，百看而无一所得，遂找副刊部主任请教。主任读后莞尔而笑，提笔批道："请总编定稿。"遂又请示总编。总编略一过目，说："文艺稿，原说过由副刊自己定稿，你们都是作家，比我在行，我不看也罢。"

于是由我签发了《诗的魂》。

见报之后，正欲寄报，方知作者未留地址，稿费亦不知当寄何处。于是静候三月，一等作者上门索取稿费，二等读者观后反应，心中乃惴惴然，终怕有人令我解释。但至今并无一人问津，作者亦尚未露面。

至此，我放下一条心来，作此文，以为笔记。（插图 小林）

讽刺小说专版
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刊头设计 李忠民

# 检票口

曲明

"几个"？父亲举起一根手指头，问儿子。

"一个。"儿子答。

"不对，"父亲很生气，"十个。"

"是一个嘛！"儿子不解。

"听话，十个就是十个，不许乱讲。"

说话间，来到检票口。果不出所料，儿子被拦住了，说是要补票。

"嘿嘿——"父亲冲着检票员笑，"同志，你别看他个儿大，其实年龄小着呐。呶，儿子，几个？"说着举起一根手指头。

儿子犹豫了一下，旋即回答："十个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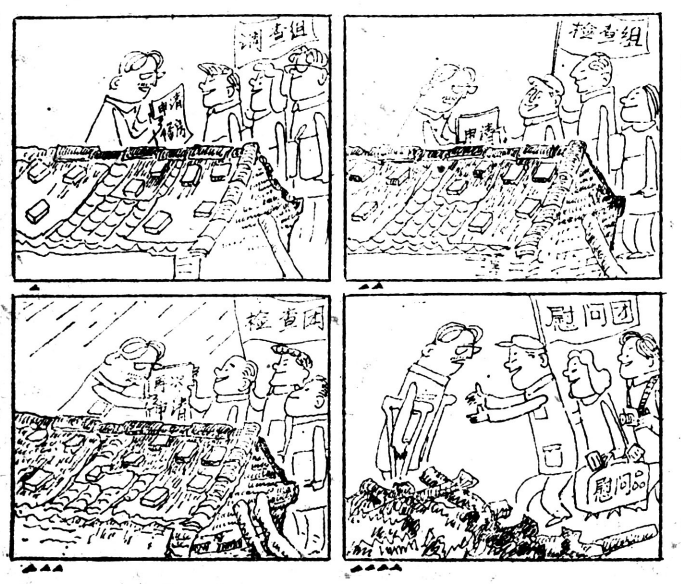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满意地点点头，"怎么样？小着呐。"

检票员被逗乐了，这孩子也真是的，白长了那么大个头，连数儿都不识……

趁机，父亲领着儿子越过了铁栅。

刚走出几步，儿子突然叫了一声："哎哟！爸爸，咱的包少了一个！一共四个来着，你背三个，我背一个，你怎么只剩两个了？"

检票员愣然。




梅大叔（一）走过场

赵炜

# 保8密8胶8囊

晋川

制药总厂刚研究出的工资调整方案还没公布就被泄露了出去，厂长陈汉东大为光火。他碰到这类事已经不止一次了，在厂里简直无密可言。

当天下午在生产调度会上，他对药品研究所的所长说："能不能制造一种能使人保守秘密的药？就象安眠药服用了能催人入睡。"

"这个……"所长摸了摸脑门："让我回去想想办法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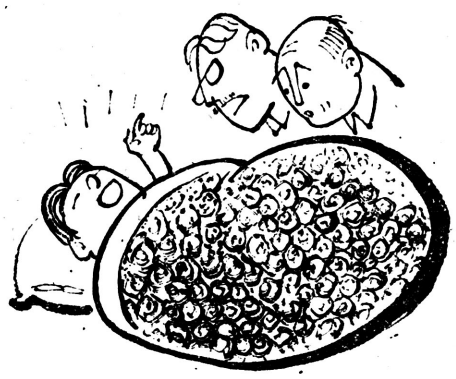
三个月后，药品研究所长拿着个长方形纸盒走进了陈汉东的办公室。

"这是什么？"陈汉东指着盒子里放的几十粒胶囊问。

所长解释说："这是我们刚研制出来的保密胶囊，服用后能刺激大脑和神经中枢使之产生保密意识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"

陈汉东大喜，拍着桌子说："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。"

正好第二天召开厂长办公会，研究一批中层干部的任免问题，陈汉东给每个参加者发了一粒保密胶囊，并监督着大家把胶囊服了下去。他欣喜地想，以后再也不用为担心泄露秘密而伤脑筋了。



谁知道只过了十二个小时，在会上研究准备免职的干部就一个接一个找到陈汉东，哭哭啼啼，软缠硬磨，要求重新考虑对自己的使用问题。

陈汉东气得火冒三丈，打电话给药品研究所长。

"这不可能，"所长说："胶囊的性能是经过检验的。"

陈汉东怒气冲冲质问道："那会议内容怎么会泄露出去？"

"这个，我马上派人调查。"

调查结果大大出乎陈汉东意外，会议内容是一个参加者在说梦话时泄露出去的。原来这种胶囊只在人们清醒时发生作用，产生保密意识，睡着以后就失去了效力。

现在药品研究所的工程师们正日夜苦干，研制使人不管在清醒还是睡梦中都能发生作用的保密胶囊二号呢。

（插图 积令）